

在认识老作家赵清阁之前，曾经听闻一些有关这位才女作家的故事，比如说上世纪30年代，小清阁高中刚刚毕业就因在报纸上刊文抨击权贵而遭当局逮捕，坐了半年牢；二十几岁的时候在武汉和重庆做抗日宣传工作，先是主编抗日刊物《弹花》，继而为出版机构主编几种丛书，让洪深、田汉、老舍、欧阳山、方令孺等人的作品在战乱之中得以面世；也是在山城重庆，喜爱戏剧的她与老舍先生合作完成了三部话剧剧本等等。

笔者与清阁女士的联系和交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我在《解放日报》编《朝花》副刊，向这位资深作家约稿，文函来往和电话联系之外，还有了登门探访叙谈请益的机会。

清阁女士1914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在开封古城读的高中，之后便是战乱中漫长的漂泊生涯了。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怀和在文化战线宣传抗日的业绩，有好多故事串联，不在本篇短文的述说范围，就略去不记了。抗战胜利之后她定居上海，有一段时间做编辑工作，但再次因文获祸，砸了饭碗，便静下心来专事写作。此后几十个寒暑，包括剧本、小说、散文、评论、绘画等诸多作品，都是在这座城市里完成的。

对于笔者服务的这个副刊，清阁女士在给我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我们虽未谋面，却不陌生，与《朝花》更是文交已久，记得解放后我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即《朝花》上的《十岁老太太》，此后因专事电影、小说创作，就很少写散文了，文革后才又写写散文和杂文。已结集的三个散文集手边无余书，近闻文汇报一编辑于三联书店买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沧海泛忆》，拟托人去买，如买到即赠你，有助于对我的了解。”

(上接第一版)

着力先秦修二史 精研神话埒三家

2016年9月28日，“杨宽著作集”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此套著作集包括了杨宽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八部著作：《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新探》《古史探微》《西周史》《战国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而其中的《战国史》，与童书业的《春秋史》，堪称中国先秦史研究之“双璧”，其学术地位自不待言。

杨宽先生在对中国创世神话的研究方面也是成就卓著，他提出了“两大系统重组”说，他认为，夏以前的古史传说全部出自殷商时代的神话，而这些神话，按其来源可分为东（殷人一东夷）、西（周人一西戎）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的创世神话经过各自长期的分化演变，最后逐渐融合重组，在商周时代形成了上自黄帝下至夏禹的古史传说系统。这种对古代创世神话的梳理，带有开创性的学术意义。“埒”，在这里是匹敌的意思，“三家”则是指鲁迅、胡适、茅盾三位研究神话的大家，鲁迅的“人神鬼不分”说、胡适的“地理决定”说、茅盾的“神话历史化”说，都是具有很大影响的。

走近赵清阁

■ 沈 扬



上图：赵清阁画的国画

左图：赵清阁写给本文作者的信

短短的一段文字，除了对编辑人员的热忱关心，也述说了她与报纸的联系和几段时间的创作活动情况。那些年里清阁女士不定期地会寄稿子来。她的写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比如那篇怀念邓颖超大姐的文章《雪里梅花》，刊登前后便与我有一些交流，她在寄稿的附信中写道：

“……拙作记述从五四时代战斗过来的新文艺家，接触中，我真没有把她当政治家，她热爱文艺，所以关心爱护文艺工作者。周总理也如此。”

文章在《朝花》刊登后，赵清阁在电话中告诉我她写过一篇邓大姐同文艺界朋友深厚友谊的文章，题目叫《亲人》，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她说为了让我对邓颖超大姐的这一方面多一些了解，想找一下这本杂志，找到后即寄给我。过了几天，我便收到了这本《人民文学》。我认

真地拜读了《亲人》——对于文艺界的好多朋友，邓颖超大姐给予了亲人般的关心和爱护，文艺界人士也一样地视敬爱的大姐为亲人。在赵清阁的心目中，具有卓越品格的邓颖超是晶莹的雪、高洁的梅。我在《亲人》的一些细节中，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位非凡女性身上的梅雪精神。早于此文的1993年6月，《朝花》刊登了赵清阁怀念阳翰笙先生的文章，题为《清香一支悼翰老》，其间她与我也有交流。进入老年之后的赵清阁女士常常回忆往事，先后写成的忆友文稿成为她散文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她签赠的两本散文集中就读到不少此类文章，比如鲁迅和许广平是写在一起的，其它多为一篇一篇的专文，所写人物有茅盾、阳翰笙、邓颖超、梁实秋、张恨水、苏雪林、谢冰莹、陆晶清、陆小曼、凌淑华、唐棣华、梁宗岱、塞

克、沉樱、王莹、阮玲玉、齐白石、傅抱石、梅兰芳等。清阁女士说她的另一本散文集《浮生若梦》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在给我寄《人民文学》杂志的附信中就有如此的话语：“……但我还是想送你《浮生若梦》，其中有不少文坛轶闻轶事资料，一俟弄到即寄上或托人带去。”

赵清阁晚年的寓所在吴兴路上，1994年、1995年间，我两次前往赵府探望她，也见到了与她相伴度日的老保姆吴嫂。虽然已是老迈之人，沧桑容颜中仍有昔日美女清逸端正的型质，生性缄默坚定的她，晚年生活中还是很乐意与友人熟人说话交流的。两次探访交谈的话题比较驳杂，记得在谈到剧本创作时（她数十年中共创作以话剧为主的各类剧本20部），我说您上世纪40年代出版《红楼梦》话剧剧本4部，建国后改编了《冷月诗魂》《晴雯赞》等剧作，可见您对表现大观园女子

命运际遇有着很大的兴趣，但为什么没有连续写下去？清阁女士说她在读红的基础上仔细研究过那些红楼女子，原先有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把这些女子一个一个写出来，弄成系列话剧，但是这些年经历的事情多，身心安顿不下来，再加上几十年中老病新病交替着来，就做不下去了。赵清阁感叹没有践行心中的这个计划，是她此生最大的遗憾。

后一次看望清阁女士的时候，《朝花》正好刊登了她的散文《模特儿的矜持》（赵清阁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美专就读期间发生一桩裸体模特儿风波，她据此绘成一幅画，还写了一部电影剧本，关于此事已另有拙文叙说，这里不记了）。笔者知道就在模特儿风波的那段时间，还有一件事情让赵清阁终生难忘，那就是1934年春天在内山书店与鲁迅先生的晤叙，所以说完了那篇模特儿文章，我就顺此提及这个话题。清阁女士说这件事的经过情况都已写在文章里了（指《沧海泛忆》一书），那年自己才20岁，初生牛犊，想到就做，在求见的信中还附了自己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剪报，没有料到鲁迅先生那么快就回信应允见面。见面谈话不久，许广平先生前来说家里来了访客，要先生回去，所以鲁迅只讲了散文写作，离去时嘱夫人坐下来继续与她谈。清阁女士说鲁迅先生所讲的散文的特性，以及散文写作要注意的事情，言简意深，她是一直铭记在心的。只是她自己对文艺的兴趣过于宽泛，在剧本、小说创作方面用去了太多的时间和心思，待到老了，想多写点散文，却受体力下坡和病魔折磨的影响，力不从心了。她说这些年还是写了一点散文的，出版的几个集子也很受欢迎，但想起鲁迅先生的教诲，总觉得惶愧不已。

是大受裨益的。下面摘录几段笔记中的文字，与读者共享：

——“春秋”本是编年史书的通名，春夏秋冬四季，春可包括夏，秋包括冬，自杜预始。此说不确，商到西周只有春秋两季，这涉及到农业，春种秋收。西周后期农业发展了，才有了四季。

——一般史书把平王东迁（前770）作为春秋之始，结束年代说法不同。应该把历史事件作为标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但我认为三家分晋不能作为标准，因为晋国早有六卿掌权，实际上已经分了晋。山东临沂发现大量竹简，墓主人是研究兵法的，发现了《孙臬兵法》《孙武兵法》中也有没见过的篇章，如《吴问》，阖闾问孙武，晋六卿最后谁胜？武认为六卿均已废除井田制，他认为最后胜利属赵氏，因赵氏未收税，得到地主和自耕农的拥护。我认为三家分晋前，六卿已向封建过渡，所以春秋战国的分界应提前，宜放在田氏代齐那一年（前481），也就是田常杀简公那一年。

——《左传》编于战国初年是没有问题的，其中有4万字记晋国事，占了总篇幅的四分之一；其次是鲁和楚，3万；其次是齐和郑，1万。详细记载晋国称霸，对郑国很称赞。有人说《左传》是战国吴起所著，理由：刘歆《别录》讲《左传》由左丘明传给曾参，曾参传给吴起，吴起是魏人，住

在左氏，《左传》可能由此而来。姚鼐《左传补注》即持此说，写晋详细，其中尤以写魏国为详，所以《左传》系战国初年魏国学者所编的观点是正确的。

四十年前聆教诲 至今未忘供清茶

听杨宽先生课的往事，一晃过去将近40年了，先生也已作古多年，但我向他求教的那番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刚进复旦之时，朱东润先生就号召大家要读懂读透“前四史”，于是，我便去买了中华书局版的《史记》，认真地读起来。

当读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魏献地于秦。秦置丽邑。”对“初令男子书年”一句不得其解，问了好几位老师还是无解。直到去旁听杨宽先生的课，课后才有机会问他，当时我是拿着书翻到那页去问的，想不到他看也没看，一听到“十六年”，立马就回答说，那是在户籍上登记男人的年龄，是为了征兵的需要。我茅塞顿开：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史料，记录了秦国户籍制度演变中的重要一环。

往事的确如烟，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已淡忘，但是杨宽先生的那门课，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